



和平地理学

〔美〕斯皮克曼著
刘愈之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和平地理学

〔美〕斯皮克曼著

刘愈之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务印书馆

1965年·北京

Nicholas John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1944

内部读物

和平地理学

[美] 斯皮克曼著 刘意之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发行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12017·172

1965年10月初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6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9 千字

印张 3 7/16

印数 1—1,250 册

定价 (9) 0.42 元

出版說明

本书是美国地缘政治学近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初版在 1944 年，即美国妄图攫取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的时代。

著者斯皮克曼，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主持人，在资产阶级地理学术上本来并不算是很有“造就”的。他的宣扬地缘政治的生涯，开始在国际政局动荡的 1938、1939 年，当时他根据地缘政治观点写了论述外交政策的文章。1942 年 3 月出版的他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一书，使他崭露头角，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美国垄断寡头是如何合拍，以致该书的某些论点居然在美国外交文献圈子里争得了一席之地。

《和平地理学》只是斯皮克曼计划要编写的一本书，1943 年 6 月他因病暴卒时只留下一些为写书而作的讲演稿，后来经过别人的整理，才得以作为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成果而出版。但是，本书却是斯皮克曼作为垄断寡头谋士的主要代表作，影响也最大、最深远。

可以看得出来，《和平地理学》是对美国马罕的海权论、德国拉采尔的空间论、英国麦金德的陆权论的综合，同时有所修改、发展。最重要的是，本书妄图给最富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的战略披上体面的伪装——和平；所谓“和平地理学”，实质上是“战争的地理学”，“侵略的地理学”的代名。斯皮克曼自己对此也直言不讳，他承认“在和平时期为保持安全所采取的政治战略，与在战争时期为争取胜利所采取的军事战略，两者之间具有密切

的关系”，认为“武力显然是国家生存和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和平地理学》给资产阶级地缘政治学提供的新货色，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美国中心观念，一个是现代军事技术观念。斯皮克曼玩弄地图投影术，选择西经 100 度为中央经线，把美国放在世界投影中心，从而把马罕、拉采尔、麦金德等人一系列世界“实力”分布观念一一颠倒过来，并图谋把所渲染的“腹背受敌”的美国变成钳制全球的美国。这种渲染美国战略危机、宣扬美国侵略前途的地缘政治观念，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思想。斯皮克曼所看到的军事技术能力，虽然还只是 40 年代的，但是那正是军事技术能力开始跨入新发展的时代，这是马罕、拉采尔所没有能看到的，是麦金德虽然看到但没有能纳入他的地缘政治思想的。斯皮克曼根据 40 年代的军事技术状况，从唯武器论出发，开始研究了美帝国主义者心目中的总体战、全球战诸问题，以及它们与地理条件的关系。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充当世界霸主的赤裸裸的具体谋划。

斯皮克曼在遵从麦金德的思想观察了美帝国主义战略以后，还修改了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而提出了“边缘地带论”。斯皮克曼不像麦金德那样，把统治世界的“钥匙”放在能以“遏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对东欧的控制上，而是放在在地理上包围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整个“新月形边缘地带”。在纳粹德国的侵略形势开始急转直下之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就已经在论证战后美帝国主义企图实行的在两大洋对岸以“租借”土地形式建立环球基地，把美国军事前沿推移到距本国万千公里以外，向“边缘地带”诸国兜售“集体防御”、“美国保护”，等等政策。

在本书中,斯皮克曼还把美、英、苏奉为战后世界仅有的三个“超级强国”,用心险恶地鼓吹战后三列强主宰世界。他说什么,“三大超级列强联合起来,才是对欧洲局势唯一有效的保证”,它们“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它们的合作将有利于它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等等。这种呓语,在二次大战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曾是十足的白日梦。但是,近十年来,美帝国主义终于跃跃欲试了,当前所搞已何止一线之热,尽管是把英国当作大西洋彼岸的“小伙伴”而常常甩在一边。几个“超级强国”主宰世界的主张,既然出自帝国主义谋士之口,其实质也就不揭自明了。

现在我们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给无情地批判这种侵略谬论以一个必要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当前风起云涌地抗击世界元凶美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65年4月

目 录

谢启	1
序	2
第一章 战争与和平的地理学	9
1. 达到和平的几条道路	11
2. 地理与外交政策	12
3. 地缘政治学与国家安全	16
第二章 世界地图的画法	18
1. 地图画法问题	19
2. 地图投影法的种类	21
3. 世界地图的选择	30
第三章 西半球的地位	37
1. 决定外交政策的因素	41
2. 地理位置与世界强权	44
3. 潜在势力的分布	48
4. 美国与世界	62
第四章 欧亚大陆的政治地图	64
1. 麦金德的世界观	66
2. 大陆心脏地带	71
3. 边缘地区	75
4. 滨外洲	76
5. 欧亚大陆的政治动态	77
第五章 保卫安全的战略	83
1. 全球战	84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形势	87

3. 欧亚大陆的冲突地带.....	95
4. 美国通往欧亚大陆的途径	103
5. 为美国提出一个外交政策	108

謝 啟

本书编辑工作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完全由于邓恩(F.S. Dunn)教授积极的合作。他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详细审定原稿，在许多疑难的地方帮助我正确地阐述了斯皮克曼教授的观点。我很高兴有这机会来感谢他在这本书的编写上担任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沃尔弗斯(A. Wolfers)教授、麦耶霍夫(H. A. Meyerhoff)教授和福克斯(W. T. R. Fox)先生都审阅了原稿，并对原稿的修正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这里也应一并向他们表示谢忱。

书中的地图完全代表斯皮克曼教授的观点，大部分草图是由我在他的指导下画出来的。精图是由斯迈利(J. M. Smiley)以美妙的技巧忠实地照原图绘出的。

地图 3、4、18 和 19 是按哈里逊(R. E. Harrison)原来设计的投影图修改绘成的，他慷慨地允许我们使用了这四幅图。另外两幅图——地图 11 和 50——是根据哈里逊先生为《幸福》杂志绘制的地图绘出的。谨在这里对哈里逊先生和《幸福》杂志的合作表示感谢。

H. R. 尼科耳

序

如果有哪一方面我国政治家的策划已经证明完全不充分的话，那就是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方面。尽管我国似乎比世界任何国家处于更安全的地位，我们却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已经两次卷入破坏性极大的世界大战，而且至少是在第二次大战中，我们在某一个时期还有过遭到战败的严重危险。我们的行动纪录虽然表明我国的政治家确实没有忽视国家的命运，但也表明：他们关于自己活动结果的预料却始终是错误的，他们考虑问题的方法一般都提供不出有效的解答。因此，我们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力求改善我们对这最困难的问题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最近几年来，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安全问题，理论上的研究进展很少。实际上，连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 J. Mackinder)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要》(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这篇论文的重要贡献，还不曾为世人所公认。他从研究地理位置中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然后把这些结论应用到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地位问题上。不幸的是，从地理上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为豪斯贺费尔(Haushofer)和地缘政治学的德国学派所继承，并且被歪曲成为为领土扩张政策辩护的伪科学。在其他国家里，则很少有人注意这个问题。

美国少数几个学者看出，如果不考虑地理因素，那就忽视了阐明安全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已故的耶鲁大学斯皮克

曼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愈研究我国的位置和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就愈相信我们的安全政策既不现实又不完善。虽然他知道早期地缘政治学者的方法是粗糙的和不够精确的，可是他仍然认为他们揭露了我们制定政策的人所忽视的许多与问题有关的事实。

斯皮克曼教授最早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是1938和1939年登载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杂志上的几篇论述地理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论文。^①以后，他从这个观点出发，进而研究西半球的防御政策，当时这种防御政策在美国受到大力鼓吹，被看作是避免卷入欧洲战争的妙策。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政策好像有很多根据。辽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似乎为防止来自欧洲或亚洲的侵略提供了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而本半球无限丰富的原料供应使我们可以不必仰赖外来的资源。看起来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保持巴拿马运河畅通无阻，然后安闲地坐下来，静等着入侵者进入我们的大炮射程。

斯皮克曼教授所作的分析确定地证明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觉。在遭到控制着欧洲大陆的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所发动的顽强攻击时，我们在大西洋这边进行自卫的希望实在很小。只有在不列颠舰队完全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而我们又能利用不列颠群岛作为前进基地以对付欧洲大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确

① 斯皮克曼：《地理与外交政策》(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第32卷第1、2期(1938年2、4月份)。斯皮克曼与罗林斯(A.A. Rollins)：《外交政策中的地理方针》(Geographic Objectives in Foreign Policy)，载上述杂志第33卷第3、4期(1939年6、8月份)。

保我们的生存机会。

斯皮克曼教授分析的结果，写成了一本书，由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于1942年3月出版，书名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公众马上认为这本书对于更充分地了解美国安全问题是向前跨进了重要的一步。斯皮克曼教授所得出的结论，有许多已经普遍地为大家所接受，并且被编入了论述美国外交政策的现代文献中。

本来斯皮克曼教授打算再写一本书，进一步就国际关系中的实力问题和地缘政治分析在制定安全政策中的地位问题发挥他的观点。1942年秋，他作了一次专题讲演，论述美国在现今世界中的安全地位，把他自己的见解作了初步的陈述。这次讲演大量地使用幻灯地图作为说明。地图是由他自己制出来说明地理位置在安全问题上的重要意义的。讲演留有速记记录，他打算用这份记录和地图作为他的新书的基础。但是此后不久，他得了病，于1943年6月26日去世，没有任何机会来实现他的意图。

在研究所里，我们这些熟悉他所作的这项工作的人，切望他在美国安全问题上的劳动成果不致湮没，因而就决定尽可能地设法实现他的计划，根据他的讲演和地图以及他那些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观点的笔记和书信编印一本书。这项工作就委托给了研究所的成员H.R. 尼科耳女士，她是斯皮克曼教授的研究助理，曾和他一同工作过两年，充分熟悉他的观点和分析方法。

现在的这本书就是工作的成果。尼科耳女士以非凡的才能和想像力忠实地按照斯皮克曼教授本人的计划和意图，完成了她的这项艰巨的任务。虽然一大部分文字是她新写的，她却力

求保持他原来的思想，即使在措词和风格上也是这样。书里面就应用到我国外交政策的最根本问题——即美国在战后世界的安全问题——上去的地缘政治分析方法，作了十分全面的说明。分析的结果提供了大量值得思考的材料，也为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人提供了一些明确的行动方针。如果说对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 and 结论不作细心的研究而能制定出有条有理、行之有效的安全政策来，那是难于理解的。

主要的课题是很明确的。在美国的安全形势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谁控制欧洲的和亚洲的边缘地区问题。要是这些地区落到与美国为敌的一个强国或几个联合起来的强国手里，那么由此造成的包围形势就会使我们处于严重危险的局面中，不管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力量如何强大。这种威胁的现实性在过去我们曾模模糊糊地有所感觉。在最近两次的遭遇中，每当一个单独的强国似乎就要取得欧洲大陆统治权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卷入一次战争来加以制止。不过我们的行动落后了，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完成了任务。假如我们早能充分地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上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含意，我们可能会采取一种有利于首先防止产生这种威胁的外交政策。

预料对这个论题的含义会发生一些误解。一定有一些评论家会说：用武力阻止欧洲或亚洲为一个强国所统一，不是我们的任务，这种行为是对别国人民不应有的干涉。

对于这种批评，最好的答复是考虑考虑在这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欧洲和远东可能出现的局面。欧洲边缘地区大部分将落在几个民主国家手里，这些国家十分急于重新获得它们的完全独立。任何统一欧洲的计划都会把它们放在从属于德国的地位

(不管协定的法律条款如何规定)，因为除非德国沦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不然，它在大陆上仍将是最大的国家。很难想像现在正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的国家会转过头来甘愿服从这样的安排。同样不可能的是：美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帮助这些国家从德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会同意恢复德国的统治。这种统一欧洲的计划只能采取侵略的行动才能实现。本书的主题已经充分说明，我们应该尽力防止发生这种侵略行动，这是符合我国利益的，因为如果让它发生了，将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一次的结局对于我们未必那么有利。

同样，美国也未必会被号召来用武力干涉远东，以阻止那个地区为一个单独的强国所统治。日本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大概会受到这样的处置：它在今后很长的时期中，将不会在这方面成为真正的威胁。

中国也同样还不至于有能力把它的统治扩张到全部亚洲沿海地区。北部边缘地区将继续掌握在苏联手里。也没有理由假定南部诸国如印度支那、泰国和缅甸会自愿地服从并入中国统治的统一方案。像欧洲一样，要统一亚洲也只能用武力侵略才能实现。但是中国目前甚至连在国内都还未达成统一，到它拥有军事力量足以强迫其他国家服从它的管治之时，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当然，如果中国企图在远东从事侵略，那我们比欧洲或亚洲的任何国家还要不能忽视这种威胁。但是中国执行这种计划的可能性似乎还很遥远。

另外一个强国——苏维埃俄国——或许想在西欧进行领土扩张，以统一欧洲的边缘地区。如果它同时也在远东扩张领土，无疑地我们就要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地位。不过有很多充分的理

由来推断,这种意外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也 and 俄国的利益相左。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细述这些理由,研究所不久将发表 W.T.R. 福克斯所著另一个研究加以讨论。这里只要指出:在欧洲边缘地区继续有一些独立国家存在,对俄国来说,差不多同对我国一样是有利的,因为这给它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以防止英美可能联合实行的进攻。

因此,担心按照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制定一个安全方针,会使我们卷入一个以武力阻止欧洲或亚洲统一的积极纲领中去,是毫无根据的。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所非常明确地强调的是:我们有权利参与世界事务,一般地作为保卫和平的手段,特殊地作为保卫我们自己安全的手段,这是十分重要的。

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政策方面来说,和许多人所提出的目标与理想很相契合,虽然这些人否认实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根本要素。这样,斯皮克曼教授的分析就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它举出很好的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应当同其他国家采取共同的行动以制止侵略。它很明确地提出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以便就大战结束时的世界情况规划一个有效的国际安全制度。因此思想开明的人,对采用一种坦白承认实力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的的那种分析方法,似乎没有理由再犹疑不决了。

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他只忠于全人类——对坦率地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这种分析方法也许会感到不满。但是因为斯皮克曼教授指出参加国际事务是为了我国的利益,就反对美国负起责任参加国际事务,这当然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诚实是上策”这句格言,对那些不愿意纯粹以自我利益为行动指南的人来说,

• • •

似乎是超道德的或者甚至是不道德的，但他们不必因此就不诚实。

由于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方面对外行人甚至对有些负责外交事务的人一般是生疏的，所以在本书里面加入了一章地图学并对地缘政治学原理作了一些说明，我们觉得这是可取的。这种加入的东西保持着最低分量，只要能够借以了解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就够了。这一部分花费读者的精力不多，但为研究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极有用的工具。

我不能就此结束而不向我怀念的朋友和同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致以个人的敬意。我同他共事多年，那是我一生中获益最多的经历。是他劝我来到耶鲁大学的。那时耶鲁大学由于他的努力，正在建立国际关系和国际研究所。阿诺德·沃尔弗斯教授和我从这个崇高事业的开始就和他共事，这种合作证明异常愉快，而且是有成绩的。在斯皮克曼教授的领导下，系和研究所不久都奠定了顺利前进的基础，从此繁荣滋长。他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精通多种不同的学问。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遵从自己的思想逻辑方面有所犹豫，即使得出的结论不合自己的口味或者不为朋友所欢迎也在所不顾。他的讲授才干给一批批耶鲁大学的学生留下了永久不灭的印象。他在49岁这样比较早的年龄去世，是美国学术界无上的损失，也是美国外交实践方面的损失。没有任何人比他在研究所里的同事们更了解这个损失是多么大了。

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

F.S. 邓恩

1943年11月1日

第一章 战争与和平的地理学

目前我们面临着世界各强国全然为了争夺势力而展开大规模斗争的局面。敌对的集团都把成百万吨的钢铁和弹药、成亿万的金元和无数的人力投入到互相对抗的斗争中去，企图树立各自的理想和原则，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这种情况说明，我们那些原则的不言自明的真理和我们那些道德标准的神圣基础，其本身都不足以保证按照我们所渴望的理想去建设世界。武力显然是国家生存和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然而正当我们文明的最根本的价值恰恰因为采用了赤裸裸的武力，才得以正在从全部毁灭的情况下被挽救出来的时候，研究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性质和调查我国实力地位的强弱的工作，却引起人们的惊异和遭到极端的轻视。现在有一种倾向，特别是在某些自由主义者和许多自命为理想家的人中间，认为我们不应谈论国际场合中的实力问题，除非加以道义的谴责。他们认为，要研究建立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只应当谈论我们的民主文化的理想和实力在其中不起作用的美好的世界秩序的远见。

事实上，没有实力支持的政治理想和远见似乎很少有存在的价值。我们西方的民主国家其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和保持下来，确实应归功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盟国有效地使用武力的原故。不列颠帝国、法兰西、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欧洲某些小邦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发展了高度的民主幸福。但从1940年以后，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兰西都不得不在一个残酷的独裁者